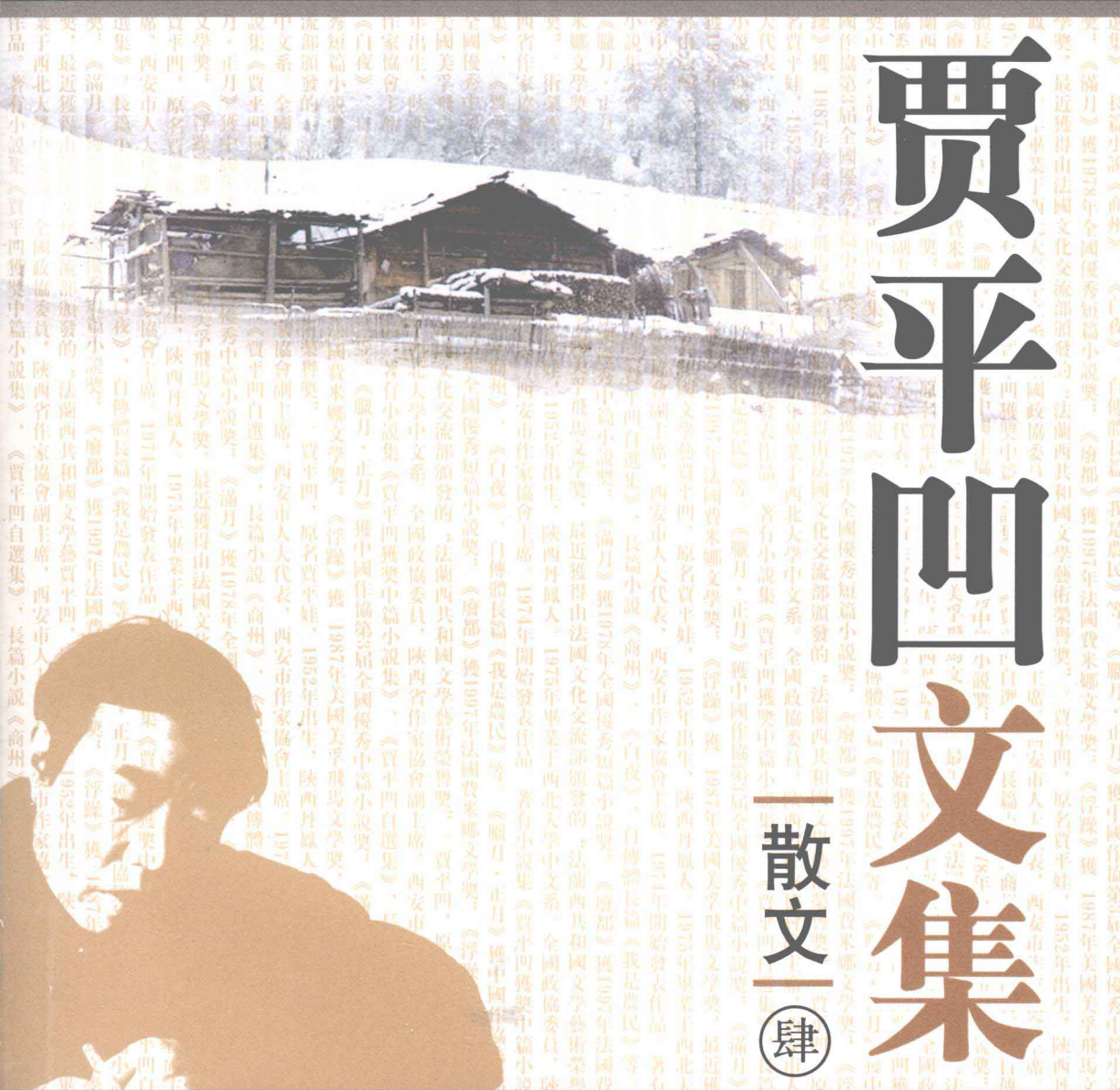


賈平凹文集

散文 肆

- 山地向导
- 爱 and 情
- 溪流
- 性格心理调查
- 我的叶子
- 战胜自己
- 给读者朋友们
- 天地
- 我的追求
- 在南京的想法
- ……



陕西人民出版社

贾平凹文集

—散文—
④肆



◎山地向导

◎爱 and 情

◎溪流

◎性格心理调查

◎我的叶子

◎战胜自己

◎给读者朋友们

◎天地

◎我的追求

◎在南京的想法

……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贾平凹文集. 第 18 卷/贾平凹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224 - 08513 - 6

I. 贾… II. 贾… III. ①贾平凹—文集 ②散文—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8108 号

贾平凹文集——散文 (四)

作 者 贾平凹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mm 1/16 开 19.5 印张 1 插页

字 数 296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135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8513 - 6

定 价 32.80 元

《贾平凹文集》编委会

主 编：惠西平 王新民

编 委：（以下均以姓氏笔划为序）

木 南 王新民 王永生 孙见喜 李 星 刘凤禄

全玉玲 宋亚萍 吴秉辉 张孔明 陈长吟 曹 刚

费秉勋 畅广元 惠西平 韩鲁华 鲁 风

总 策 划：刘凤禄 全玉玲 李锦轩

发行总监：王长海 李 村

出版总监：李志清 钟 军

责任编辑：张孔明

第十八卷：散文

收入：一、作者 1998 年左右创作之散文集《残佛》。

二、2000 年左右至 2002 年创作之散文集《五十大话》。

三、2003 年至 2007 年创作之散文集《混沌》。

四、2005 年至 2006 年创作出版之《中国百石欣赏》。

目 录

灵山寺	(1)
通渭人家	(4)
抚仙湖里的鱼	(10)
在玫瑰园里	(13)
五十大话	(15)
丽江古城	(18)
玉虚洞	(22)
黄河魂	(23)
说舍得	(24)
答《各界导报》记者关于在西安看足球的提问	(25)
推荐马河声	(27)
在旧历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五十寿宴上的讲话	(30)
藏者	(32)
三月八日在没有电的宾馆里吃茶	(34)
茶事	(36)
数幅木刻年画	(41)
吉祥的一次	(44)
朋友谭宗林	(46)



朋友曹振慨	(48)
释画 (六篇)	(51)
孤独之夜	(56)
“文革”的故事	(57)
梅园	(59)
友谊	(60)
一条线的故事	(61)
佛像	(62)
邻家少妇	(63)
等待	(64)
看好门户	(66)
孤独地走向未来	(67)
女人与陶瓶	(69)
这一只瓷	(70)
《怀念狼》中文繁体版序	(71)
《散文研究》序	(73)
我不知道——关于“文人画”的一点看法	(76)
《“美文”十八家》序	(77)
孙犁的意义	(79)
《白夜》再版序	(80)
《当代名画家精品集·贾平凹》序	(81)
《高老庄》再版序	(83)
我熟悉阿吉——应《中篇小说选刊》之约	(85)
老木的故事	(87)
《大堂书录》序	(88)
《话语的德性》序	(90)
走过十年——在《美文》十周年酒会上的致词	(92)
《“美文”少年版》发刊词	(94)
《简钧珏摄影集》序	(96)

我们的编辑	(97)
在×中学的少年写作座谈会的发言	(98)
语言的“筋”——一次座谈会的发言	(100)
读王剑冰散文	(101)
《游在西安》序	(103)
《老舍散文奖获奖作品》序	(104)
《谢子安散文》序	(105)
我与《西安日报》	(107)
都市与都市报	(109)
《平凹散文》序	(110)
《黄河奇石》序	(112)
李杰民的书法	(114)
对“陕西智性书写展”的看法	(116)
《唐兴顺散文》序	(118)
说崔惠民的竹	(120)
在《贾平凹前传》研讨会上发言	(122)
答《齐鲁周刊》王晶问	(124)
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128)
关于小说语言——在苏州大学的演讲	(139)
古土罐	(146)
残佛	(149)
李相虎	(151)
李广瑞	(153)
怀念金铮	(155)
孙存蝶	(158)
《观云奇石》序	(159)
《行余集》序	(160)
《夏坚德作品集》序	(162)
读卞毓方散文	(164)



上帝的微笑——贺忠实同志获茅盾文学奖	(165)
在《美文》创刊五周年纪念会上致辞	(166)
读稿人语——《美文》一九九八年七期编前设想	(168)
在休闲山庄说话	(170)
给尚×的信——关于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的前后	(172)
《贾平凹书画》自序	(179)
一九九八年五月三日的笔记	(181)
《奢侈心情》序	(182)
中国百石欣赏	(183)
沙家浜记	(225)
在“贾平凹文学艺术馆”开馆仪式上的讲话	(227)
握手	(228)
飞龙在天	(229)
手稿版《西路上》答孔明问	(231)
悼巴金	(233)
《李育善散文集》序	(234)
泥土的形状	(236)
活人真是难事	(237)
看展览	(239)
好的文学语言	(241)
大唐芙蓉记	(246)
大红袍记	(248)
读诗能耐热	(249)
读刘长春的散文	(252)
游悟真寺记	(254)
《贾平凹小说精粹》前言	(255)
在首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 上的获奖辞	(256)
在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上的获奖辞	(258)

拴马桩	(261)
《贾平凹语画》序	(265)
《废都》再版序	(267)
贾三	(269)
我说柏雨果	(270)
《贾平凹长篇系列》序	(272)
小记晓雷先生	(273)
《优雅的汉语·影响了我的三十二篇美文》序	(275)
吃面	(276)
《一生的文学珍藏·影响了我的五十篇散文》序	(278)
荞麦园	(279)
李星	(280)
王志平	(282)
我有了个狮子军	(284)
经过豆沙关	(287)
在《秦腔》首发式上的讲话	(289)
食神	(291)
读李宗奇散文	(293)
沈从文的文学	(296)
说钟镛书法	(303)
在“贾平凹文学艺术馆”揭牌开馆仪式上的讲话	(304)

灵 山 寺

我是坐在灵山寺的银杏树下，仰望着寺后的凤岭，想起了你。自从认识了 你，又听捏骨师说你身上有九块风骨，我一见到风这个词就敏感。风当然是虚幻的动物，人的身上怎么能有风骨呢，但我却觉得捏骨师说得好，花红天染，萤光自照，你的高傲引动着众多的追逐，你的冷艳却又使一切邪念止步，你应该是风的托变。寺是小寺，寺后的岭也是小岭，而岭形绝对是一只飞来的风，那长长翅正在欲收未收之时，尤其凤头突出的直指着大雄宝殿的檐角，一丛枫燃得像一团焰。我刚才在寺里转遍了每一座殿堂，脚起脚落都带了空洞的回响，有一股细风，是从那个小偏门洞溜进来的，它吹拂了香案上的烟缕，烟缕就活活地动，弯着到了那一棵丁香树下，纠缠在丁香枝条上了。你叫系风，我还笑过怎么起这么个名呢，风会系得住吗，但那时烟缕让风显形，给我看到了。也就踏了石板地，从那偏门洞出去，你知道我发现什么了，门外有一个很大的水池，水清得几近墨色，原本平静如镜，但池底下有拳大的喷泉，池面上泛着涟漪，像始终浮着的一朵大的莲花。我太兴奋呀，称这是醴泉，因为风是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如果凤岭是飞来的风，一定为这醴泉来的。我就趴在池边，盛满了一陶瓶，发愿要带回给你的。

小心翼翼地提着水瓶坐到银杏树下，一直蹲在那一块小菜圃里拔草的尼姑开始看我，说：“你要带回去烹茶吗？”

“不，”我说，“我要送给一个人。”

“路途远吗？”

“路途很远。”

她站起来了，长得多么干净的尼姑，阳光下却对我瘪了一下嘴。

“就用这么个瓶？”



“这是只陶瓶。”

“半老了。”

我哦了一声，脸似乎有些烧。陶瓶是我在县城买的，它确实是丑陋了点，也正是丑陋的缘故，它在商店的货架上长久地无人理会，上面积落了厚厚的灰尘，我买它却图的是人间的奇丑，旷世的孤独。任何的器皿一制造出来就有了自己的灵魂和命运，陶瓶是活该要遇见我，也活该要来盛装醴泉的。尼姑的话分明是猜到了水是要送一位美丽的女子的，而她嘲笑陶瓶也正是嘲笑着我。我是半老了吗？我的确已半老了。半老之人还惦记着一位女子，千里迢迢为其送水，是一种浪漫呢还是一种荒唐？

但我立即觉得“半老”二字的好处，它可以做我以后的别名罢了。

我再一次望着寺后的凤岭，岭上空就悠然有着一朵云，那云像是挂在那里，不停地变化着形态，有些如你或立或坐的身影。来灵山寺的时候，经过了洛河，《洛神赋》的诗句便涌上心头，一时便想：甄妃是像你那么个模样吗？现在又想起了你，你是否也是想到了我而以云来昭示呢？如果真是这样，我将水带回去，你会高兴吗？

我这么想着，心里就生了怯意，你知道我是很卑怯的，有多少人在歌颂你，送你奇珍异宝，你都是淡漠地一笑，咱们在一起吃饭，你吃得那么少，而我见什么都吃，你说过什么都能吃的人一定是平庸之辈，当一个平庸人给你送去了水，你能相信这是凤岭下的醴泉吗？“怎么，是给我带的吗？”你或许这么说，笑纳了，却将水倒进盆里，把陶瓶退还了我。

我用陶瓶盛水，当然想的是把陶瓶一并送你，你不肯将陶瓶留下，我是多么的伤感。银杏树下，我茫然地站着，太阳将树阴从我的右肩移过了左肩，我自己觉得我颓废的样子有些可怜。

我就是这样情绪复杂着走出了灵山寺，但手里依然提着陶瓶，陶瓶里是随瓶形而圆的醴泉。

寺外的慢坡下去有一条小河，河面上石桥拱得很高，上去下来都有台阶。我是准备着过了桥去那边的乡间小集市要找饭馆，才过了桥，一家饭馆里轰出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乞丐。乞丐的年纪已经大了，蓬头垢面地站在那里，先是无奈地咧咧嘴，然后男的却一下子把女的背了起来，从桥的这

边上去，从桥的那边下来，自转了一下，又从那边上去，从这边下来，被背着的女的就格格地笑，她笑得有些傻，饭馆门口就出来许多人看着，看着也笑了。

“这乞丐疯了！”有人在说。

“我们没疯！”男乞丐听见了，立即反驳，“今日是我老婆生日哩！”

“是我的生日，”女乞丐也郑重地说，“他要给我过生日的！”

我一下子震在了那里，人间还有这样的一对乞丐啊，欢乐并不拒绝着贫贱！我羡慕着他们的俗气，羡慕着俗气中的融融情意，在那一刻里，请你原谅我，我是突然决定了把这一陶瓶的醴泉送给了他们。

但他们没有接受。

“能给一碗饭吗？”

“这可是醴泉！”

“明明是水么，水不是用河用井装着吗？”

这话让我明白了，他们原是不配享用醴泉的。

我提着水瓶尴尬地站在太阳底下，趑趄向小集市上走，奇迹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我无意地拐过一个墙角，那里堆放了一大堆根雕，卖主因无人过问，斜躺在那里开始打盹了。根雕里什么飞禽走兽的造型都有，竟然有了一只惟妙惟肖的风，它没有任何雕琢痕迹，完全是一块古松，松的纹路将风的骨骼和羽毛表现得十分传神。我立即将它买下。我是为你而买的，我兴奋得有些晕眩，为什么这个时候又让我获得这只风呢，是天之赐予，还是我真有这缘分？我说，我是没有梧桐树的，但我现在有了醴泉，我有醴泉啊，饮醴泉你会更高洁的。

我明日就赶回去，你等着一个送醴泉的人吧，我已做好心理准备，如果你肯连陶瓶一并接受，那将是我的幸福，如果你接受了醴泉退还了陶瓶，我并不会沮丧，盛过了醴泉的陶瓶不再寂寞而变得从此高古，它将永远悬挂在我的书房，蓄满的是对你的爱恋和对那一对乞丐的记忆，以及发生在灵山寺的一系列故事。

2001年6月19日



通渭人家

通渭是甘肃的一个县。我去的时候正是五月，途经关中平原，到处是麦浪滚滚，成批成批的麦客蝗虫一般从东往西撵场子，他们背着铺盖，拿着镰刀，拥聚在车站、镇街的屋檐下和地头，与雇主谈条件，讲价钱，争吵，咒骂，甚或就大打出手。环境的污杂，交通的混乱，让人急迫而烦躁，却也感到收获的紧张和兴奋。一进入陇东高原，渐渐就清寂了，尤其过了会宁，车沿着苦丁河在千万个峁塬沟岭间弯来拐去，路上没有麦客，田里也没有麦子，甚至连一点绿的颜色都没有，看来，这个地区又是一个大旱年，颗粒无收了。太阳还是红堂堂地照着，风也像刚从火炉里喷出来，透过车窗玻璃，满世界里摇曳的是丝丝缕缕的白雾，搞不清是太阳下注的光线，还是从地上蒸腾的气焰，一切都变形了，开始是山，是路，是路边卷了叶子的树，再后是蹠在路边崖塬上发痴的人和人正看着不远处铁道上疾驶而过的火车。火车一吼长笛，然后是轰然的哐哐声。司机说：你听你听，火车都在说，甘肃——穷，穷，穷，穷……

我就是这样到了通渭。

通渭缺水，这在我来之前就听说的，来到通渭，其严重的缺水程度令我瞠目结舌。我住的宾馆里没有水，服务员关照了，提了一桶水放在房间供我洗脸和冲马桶，而别的住客则跑下楼去上旱厕。小小的县城正改造着一条老街，干燥的浮土像面粉一样，脚踩下去噗噗地就钻一鞋壳。小巷里一群人拥挤着在一个水龙头下接水，似乎是有人插队，引起众怒，铝盆被踢出来咣唧唧在路道上滚。一间私人诊所里，一老头趴在桌沿上接受肌肉注射，擦了一个棉球，又擦一个棉球，大夫训道：五个棉球都擦不净？！老头说：河里没水了嘛。城外河里是没水了，衣服洗不成，擦澡也不能，一只鸭子从已是一片糍糊的滩上往过走，看见了盆子大的一个水潭，潭里

还聚着一团蝌蚪，中间的尾巴在极快地摆动，四边的却越摆越慢，最后就不动了，鸭子伸脖子去啄，泥粘得跌倒，白鸭子变成了黄鸭子。城里城外溜达了一圈，我趑近街房屋檐下的货摊上买矿泉水喝，摊边卧着的一条狗吐了舌头呼哧呼哧不停地喘，摊主骂道：你呼哧得烦不烦！然后就望着天问我那一疙瘩云能不能落下雨来？天上是有一疙瘩乌云，但飘着飘着，还没有飘过街的上空就散了。

我懦懦地回宾馆去，后悔着不该接受朋友的邀请，在这个时候来到了通渭，但是，我又一次驻脚在那个丁字路口了，因为斜对面的院门里，一个老太太正在为一个姑娘用线绞拔额上的汗毛，我知道这是在“开脸”，出嫁前必须做的工作。在这么热的天气里，她即将要做新娘了吗？姑娘开罢了脸，就站在那里梳头，那是多么长的一头黑发呀，她立在那里无法梳，便站在了凳子上，梳着梳着，一扭头，望见了我正在看她，赶忙过来把院门关了。院门的门环在晃荡着，安装门环的包铁突出饱满，使我联想到了女人成熟的双乳。“往这儿看！”一个声音在说，我脸刷地红起来，扭过脖子，才发现这声音并不是在说我，而一个剃着光头的男人脖子上架了小儿就在我前面走。光头是一边走一边让小儿认街两边店铺门上的字，认得一个了，小儿用指头就在光头顶上写，写了一个又一个。大人问怎么不写了？小儿说：后边有人看着我哩。我是笑着，一直跟他们走过了西街。

这天晚上，我见到了通渭县的县长，他的后脖是酱红颜色，有着几道褶纹，脖子伸长了，褶纹就成白的。县长是天黑才从乡下检查蓄水节溉工程回来，听说我来了就又赶到宾馆。我们一见如故，自然就聊起今年的旱情，聊起通渭的状况，他几乎一直在说通渭的好话，比如通渭人的生存史就是抗旱的历史，为了保住一瓢水，他们可以花万千力气，而一旦有了一瓢水，却又能干出万千的事来。比如，干旱和交通的不便使通渭成为整个甘肃最贫困的县，但通渭的民风却质朴醇厚，使你能想到陶潜的《桃花源记》。

“是吗？”我有些不以为然地冲着他笑，“孟子可是说过：衣食足，知礼仪。”

“孟子是不知道通渭的！”



“我也是到过许多农村，如果哪个地方民风淳厚，那个地方往往是和愚昧落后连在一起的……”“可通渭恰恰是甘肃文化普及程度最高的县！”县长几乎有些生气了，他说明日他还要去乡下的，让我跟着他去亲眼看看，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我真的跟着县长去乡下了，转了一天，又转了一天。在走过的沟沟岔岔里，没有一块不是梯田的，且都是外高内低，挖着蓄水的塘，进入大的小的村庄，场畔有引水渠，巷道里有引水渠，分别通往人家门口的水窖。可以想象，天上如果下雨，雨水是不能浪费的，全然会流进地里和窖里。农民的一生，最大的业绩是在自己手里盖一院房子，而盖房子很重要的一项工程就是修水窖，于是便产生了窖工的职业。小的水窖可以盛几十立方米，大的则容量达到数千立方，能管待一村的人与畜的全年饮用。一户人家富裕不富裕，不仅看其家里有着多少大缸装着包谷和麦子，有多少羊和农具衣物，还要看蓄有多少水。当然，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简单的，待客最豪华的仪式是杀鸡，有公鸡杀公鸡，没公鸡就杀还在下蛋的母鸡，然后烙油饼。但是，无论什么人到了门口，首先会问道：你喝了没？不管你回答是渴着或是不渴，主人已经在为你熬茶了。通渭不产茶叶，窖水也不甘甜，虽然熬茶的火盆和茶具极其精致，熬出的茶都是黑红色，糊状的，能吊出线，而且就那么半杯。这种茶立即能止渴和提起神来，既节约了水又维系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

我出身于乡下，这几十年里也不知走过了多少村庄，但我从未见过像通渭人的农舍收拾得这么整洁，他们的房子有砖墙瓦顶的，更多的还是泥抹的土屋，但农具放的是地方，柴草放的是地方，连楔在墙上的木橛也似乎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厨房里大都有三个瓮按程序地沉淀着水，所有的碗碟涮洗干净了，碗口朝下错落地垒起来，灶火口也扫得干干净净。越是缺水，越是喜欢着花草树木，广大的山上即便无能力植被，自家的院子里却一定要种几棵树，栽几朵花，天天省着水去浇，一枝一叶精心得像照看自己的儿女。我经过一个卧在半山窝的小村庄时，一抬头，一堵土院墙内高高地长着一株牡丹，虽不是花开的季节，枝叶隆起却如一个筐篮那么大。山沟人家能栽牡丹，牡丹竟长得这般高大，我惊得大呼小叫，说：这家肯

定生养了漂亮女人！敲门进去，果然女主人长得明眸皓齿，正翻来覆去在一些盆里倒换着水。我不明白这是干啥，她笑着说穷折腾哩，指着这个盆里是洗过脸洗过手的水，那个盆里是涮过锅净过碗的水，这么过滤着，把清亮的水喂牲口和洗衣服，洗过衣服了再浇牡丹的。水要这么合理利用，使我感慨不已，对着县长说：瞧呀，鞋都摆得这么整齐！台阶上是有着七八双鞋，差不多都破得有了补丁，却大小分开摆成一溜儿。女主人倒有些不好意思了，说：图个心里干净嘛！

正是心里干净，通渭人处处表现着他们精神的高贵。你可以顿顿吃野菜喝稀汤，但家里不能没有一张饭桌；你可以出门了穿的衣裳破旧，但不能不洗不浆；你可以一个大字不识，但中堂上不能不挂字画。有好几次饭时我经过村庄的巷道，两边门口蹲着吃饭的老老少少全站起来招呼，我当然是要吃那么一个蒸熟的洋芋的，蘸着盐巴和他们说几句天气和收成，总能听到说谁家的门风好，出了孝子。我先是不解这话的意思，后来才弄清他们把能考上大学的孩子称做孝子，是说一个孩子若能考上大学就为父母省去好多熬煎，若是这孩子考不上学，父母就遭罪了。重视教育这在中国许多贫困地区是共同的特点，往往最贫穷的地方升学率最高，这可以看做是人们把极力摆脱贫困的希望放在了升学上。通渭也是这样，它的高考升学率一直在甘肃是名列前茅，但通渭除了重视教育外，已经扩而大之到尊重文字，以至于对书法的收藏发展到了一种难以想象的疯狂地步。在过去，各地都有焚纸炉，除了官府衙门焚化作废的公文档案外，民间有专门捡拾废纸的人，捡了废纸就集中焚烧，许多村镇还贴有“敬惜字纸”的警示标语，以为不珍惜字与纸的，便会沦为文盲，即使已经是文人学子也将退化学识。现在全县九万户人家，不敢说百分之百家里收藏书法作品，却可以肯定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家墙上挂有中堂和条幅。我到过一些家境富裕的农民家，正房里，厦屋里每面墙上悬挂了装裱得极好的书法作品，也去过那些日子苦焦的人家，什么家当都没有，墙上仍挂着字。仔细看了，有些是明清时一些国内大家的作品，相当有价值，而更多的则是通渭县现当代书家所写。县长说，通渭人爱字成风，写字也成风，仅现在成为全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的人数，通渭是全省第一，而成为省书协会员的人数，在省